南史卷十四至十六 列傳宋文帝諸子至王元謨

南史卷十四

列傳第四

宋宗室及諸王下

宋文帝諸子

孝武諸子

孝明諸子

文帝十九男元皇后生元凶劭潘淑妃生始興王濬路淑媛生孝武帝吳淑儀生南平穆王鑠高修儀生廬陵昭王紹殷修華生竟陵王誕曹婕妤生建平宣簡王宏陳修容生東海王禕謝容華生晉熙王昶江修容生武昌王渾沈婕妤生明帝楊美人生始安王休仁邢美人生山陽王休祐蔡美人生海陵王休茂董美人生臨慶沖王休倩陳美人生新野懷王夷父

甄山屯圖書館藏

荀美人生桂陽王休範羅美人生巴陵哀王休若紹出繼廬陵孝
獻王義眞
元凶劭字休遠文帝長子也帝即位後諒闇中生劭故秘之元嘉
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唯殷帝
乙踐祚正妃生紂至此又有劭焉始生三日帝徃視之簪帽甚整
無風而墜于劭側上不悅初命之曰劭在文爲召刀後惡焉改爲
力年六歲拜爲皇太子中庶子二率入直永福省爲更築宮制
度嚴麗年十二出居東宮納黃門侍郎殷淳女爲妃十三加元服
好讀史傳尤愛馬及長美鬚眉大眼方口長七尺四寸親覽宮
事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十七年劭拜
京陵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竟陵王誕桂陽侯義融並從二十七年
上將北侵劭與蕭思話固諫不從稱太武帝至瓜步上登石頭城
有憂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不
關二人但湛等不異耳由是與江徐不平上時務本業使宮內皆
蠶欲以諷勵天下有女巫嚴道育夫爲劾坐沒入奚官劭妹東陽
公主應閤婢王鸚鵡白公主道育通靈主乃白上託云善蠶求召
入道育云所奉天神當賜符應時主夕臥見流光相隨狀若螢火
遂入巾箱化爲雙珠圓青可愛於是主及劭並信惑之始與王濬
素佞事劭並多過失慮上知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歌舞呪
詛不捨晝夜道育輒云自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號曰天
師後遂爲巫蠱刻玉爲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初東陽公主有奴
陳天興鸚鵡養以爲子而與之淫通鸚鵡天興及寧州所獻黃門
慶國並與巫蠱事劭以天興補隊主東陽主薨鸚鵡應出嫁劭慮
言語泄與濬謀之嫁與濬府佐吳興沈懷遠爲妾不敢上慮事泄

因臨賀公王徵言之上後知天與領隊遣閽人奚承祖讓劭曰汝間用隊王副盡是奴邪欲嫁者又嫁何處劭答南第昔屬天與永將吏驅使視形容粗健便兼隊副下人欲嫁者猶來有處時鸚鵡已嫁懷遠矣劭懼書告濬并使報臨賀王上若問嫁處當言不定濬答書曰啟此事多日今始來問當是有感發之者計臨賀故不應翻覆言語自生寒熱也此姥由來挾兩端難可孤保正爾自問臨賀與得審實也其若見問當作依違答之天與先署佐人府位不審監上當無此簿領可急宜撻之殿下已見王未宜依此具令嚴自躬上啟聞彼人若爲不已政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凡劭濬相與書類如此所言皆爲名號謂上爲彼人或以爲其謂太尉江夏王義恭爲佞人東陽王第在西掖門外故云南第王即鸚鵡姓躬上啟聞者今道育上天白天神也鸚鵡既適懷遠慮與天興私通事泄請劭殺之劭密使人害天興既而慶國謂往來唯有二人天興既死慮將見及乃以白上上驚惋即收鸚鵡家得劭濬手書皆呪詛巫蠱之言得所埋上形像於宮內道育叛亡捕之不得上詰責劭濬劭濬唯陳謝而已道育變服爲尼逃匿東宮濬往京口又以自隨或出止人張昇家上謂江夏王義恭曰常見典籍有此謂之傳空言不意親覩劭南面之日非復我及汝事汝兒子多將來遇此不幸耳先是二十八年彗星起畢昴入太微掃帝坐端門滅翼軫二十九年熒惑逆行守氏自十一月霖雨連雪陽光罕曜時道士范材修練形術是歲自言死期如期而死既殯江夏王疑其仙也使開棺視之首如新刎血流於背上聞而惡焉三十年正月大風飛霰且雷上憂有禍發輒加劭兵東宮實甲萬人其年二月濬自京口入朝當鎮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欲將西上有

告上云京口人張昇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內似是嚴道育上使掩得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憫悵惋駭須檢覆廢劭賜濬死初濬母卒命潘淑妃養以爲子淑妃愛濬濬心不附妃被寵上以謀告之妃以告之濬濬報劭因有異謀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密與腹心隊王陳叔兒齋帥張超之任建之謀之其月二十一日夜詐作上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率衆入因使超之等集素所養士二千餘人皆被甲云有所討宿召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及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竝入告以大事自起拜斌等因流涕竝驚愕明旦劭以朱服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朝儀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語門衛云受詔有所收討令後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東中華門及齋閣拔刃徑上合殿上其夜與尚書僕射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牓戶席竝無侍衛上以几自鄣起之行弒上五指俱落幷殺湛之劭進至合殿中閤文帝已崩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琛琛懼不時出及至問曰欲共見慶何不早啟未及答斬之遣人於崇禮閣殺吏部尚書江湛文帝左細伏玉卜天興攻劭於東堂見殺又使人入殺潘淑妃剖其心視其邪正使者阿旨答曰心邪劭曰邪佞之心故宜邪也又殺文帝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率衆屯中堂劭即僞位百僚至者裁數十人乃爲書曰徐湛之弒逆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今罪人斯得元凶剋殄可大赦改元爲太初素與道育所定也蕭斌曰舊踰年改元劭以問侍中王僧綽僧綽曰晉惠帝即位便改年劭喜而從之初使蕭斌作詔斌以不文乃使王僧綽始文帝未崩前一日甲夜太史奏東方有急兵其禍不測宜列萬人兵於

太極前殿可以銷災上不從及劭弒逆聞而歎曰幾誤我事乃問太史令曰我得幾年對曰得十年退而語人曰十旬耳劭聞而怒殿殺之即位詐稱疾還入永福省然後遷大行皇帝升太極殿以蕭斌爲尚書僕射何尚之爲司空大行大斂劭辭疾不敢出先給諸處兵仗悉收還武庫遣人謂魯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爲卿除之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以侍中王僧達爲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爲侍中成服日劭登殿臨靈號慟不自持博訪公卿詢求政道遣使分行四方分浙江以東五郡爲會州省揚州立司隸校尉以殷沖補之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爲太保司徒南譙王義宣爲太尉荊州刺史始興王濬進號驃騎將軍王僧綽以先豫廢立見誅長沙王瑾弟楷臨川王烝桂陽侯覬新渝侯玠並以宿恨死禮官希旨諡文帝不敢盡美稱諡曰中宗景皇帝及聞南譙王義宣隨王誕等起義師悉聚諸王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住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住侍中下省四月立妻殷爲皇后孝武檄至劭自謂素習武事謂朝士曰卿等助我理文書勿厝意戎陣若有寇難吾當自出唯恐賊虜不敢動耳中外戒嚴防孝武世子於侍中省南譙王義宣諸子於太倉空屋劭使濬與孝武書言上親御六師太保又執鉞臨統吾與烏羊相尋即道上聖恩每厚法師今在殿內任想弟欲知消息故及烏羊者南平王鑠法師孝武世子小名也劭欲殺三鎮士庶家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說曰凡舉大事不顧家口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餘累政足堅彼意耳劭乃下書一無所問濬及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江夏王義恭慮義兵倉卒船舫陋小不宜水戰乃進策以爲宜以近待之遠出則京師空弱東軍乘虛容能爲患不如養銳待期劭善

其議蕭斌厲色曰中郎二十年業不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劭不納疑朝廷舊臣不爲之用厚撫王羅漢曇秀悉以兵事委之多賜珍玩美色以悅其志羅漢先爲南平王鑠右軍參軍劭以其有將用故以心膂委焉或勸劭保石頭城者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使有司奏立子偉之爲皇太子及義軍至新亭劭登朱雀門躬自督戰將士懷劭重賞皆爲之力戰將尅而曇秀打退鼓軍乃止爲柳元景等所乘故大敗褚湛之擒二子與檀和之同歸順劭懼走還臺城其夜曇秀又南奔二十五日江夏王義恭單馬南奔劭遣濬殺義恭諸子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宮內乞恩拜爲大司馬封鍾山郡王蘇侯爲驃騎將軍使南平王鑠爲祝文罪狀孝武二十七日臨軒拜子偉之爲皇太子百官皆戎服劭獨衰

衣下書大赦唯孝武劉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五月三日曇秀等攻大航鉤得一船王羅漢昏酣作妓聞官軍已度驚放仗歸降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內鑿壍立柵以露車爲樓城內沸亂將士並踰城出奔劭使詹叔兒燒輦及兗冕服蕭斌開大航不守惶窘不知所爲宣令所統皆使解甲尋戴白幡來降即於軍門伏誅四日劭腹心白直諸同逆先屯闔閭門外並走還入殿程天祚與薛安都副譚金因而乘之即得俱入臧質從廣莫門入同會太極殿前即斬太子左衛率王正見建平東海等七王並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副隊高禽執之濬率左右數十人與南平王鑠於西明門出俱南奔於越城遇江夏王義恭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在義恭曰已君臨萬國又稱字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恨晚又曰故當不死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得一職自

效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俱自歸命於馬上斬首濬字休明將產之夕有鵬鳴於屋上聞者莫不惡之元嘉十三年八歲封始興王濬少好文籍資質端妍母潘淑妃有盛寵時六宮無主潘專總內政濬人才既美母又至愛文帝甚所留心與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中書郎蔡興宗等竝以文義往復初元皇后性忌以潘氏見幸恚恨致崩故劭深病潘氏及濬濬慮將來受禍乃曲意事劭劭與之遂善多有過失屢爲上所讓憂懼乃與劭共爲巫蠱後出鎮京口乃因員外散騎侍郎徐爰求鎮江陵又求助於尚書僕射徐湛之而尚書令何尚之等咸謂濬太子次弟不應遠出上以上流之重宜有至親故以濬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加都督領隊南蠻校尉濬入朝遣還京口爲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時二十九年七月也上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

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不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明年荆州事方行二月濬還朝十四日臨軒受拜其日藏嚴道育事發明旦濬入謝上容色非常其夕卽加詰問濬唯謝罪濬淑妃抱濬泣曰汝始呪詛事發猶與刻已思愆何意忽藏嚴道育今日用活何爲可送藥來吾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濬奮衣去曰天下事幸自判必不上累劭入弒之旦濬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曰臺內叫噪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濬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騷擾不知所爲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預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濬不聽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問狀訖卽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圖止濬濬不從至中門王慶又諫不宜從逆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及入見劭勸殺荀赤松等劭謂濬曰潘淑妃遂爲

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其悖逆如此劭將敗勸劭入海輦珍寶綵帛下船及劭入井高禽於井出之劭問天子何在禽曰至尊近在新亭將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爲見哭質因辨其逆狀答曰先朝當見枉廢不能作獄中囚問計於蕭斌斌見勸如此又語質曰可得爲乞遠徙不質曰王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馬上防送軍門及至牙下據鞍顧望太尉江夏王義恭與諸王共臨視之義恭曰我背逆歸順有何大罪頃殺十二兒劭曰殺諸弟此一事負阿父江湛妻庾氏乘車罵之龐秀之亦加誚讓劭厲聲曰汝輩復何煩爾先殺其四子語南平王鑠曰此何有哉乃斬於牙下臨刑歎曰不圖宋室一至於此劭濬及其子並梟首大航暴尸於市劭妻殷氏賜死於廷尉臨刑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天下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爲后也濬妻褚氏丹陽尹湛之之女湛之南奔之始即見離絕故免於誅其餘子女妾媵並於獄賜死投劭濬尸首於江其餘同逆及王羅漢等皆伏誅張超之聞兵入遂至合殺故基止於御林之所爲亂兵所殺剖腹剜心臠割其肉諸將生噉之焚其頭骨時不見傳國璽問劭云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道育鸚鵡並都街鞭殺於石頭岡望山焚其尸揚灰於江毀劭東宮所住齋汗濊其處封高禽新陽縣男追贈潘淑妃爲長寧國夫人置守冢僞司隸校尉殷沖丹陽尹尹弘並賜死沖爲劭草立符文又妃叔父弘爲劭簡配兵士盡其心力故也

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元嘉十六年年九歲封南平王少好學有文才未弱冠擬古三十餘首時人以爲亞迹陸機二

十二年爲南豫州刺史加都督時文帝方事外略罷南豫州併壽陽以鑠爲豫州刺史領安蠻校尉二十六年魏太武圍汝南懸瓠城行汝南太守陳憲保城自固穎魏作高樓施弩射城內城內負戶以汲又毀佛圖取金像以爲大鉤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堞城內有一沙門頗有機思輒設奇以應之魏人以蝦蟇車填壍內薄攻城死者與城等遂登尸以陵城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汝水爲之不流相拒四十餘日鑠遣安蠻司馬劉康祖與寧朔將軍臧質救之魏人燒攻具而退元凶弑立以鑠爲侍中錄尚書事初迎蔣侯神於宮內疏孝武年諱厭呪祈請假授位號使鑠造策文及義軍入宮鑠與潛俱匿孝武濬即伏法上迎鑠入宮當時倉卒失國璽事寧更鑄給之進侍中司空領兵置佐以國哀未閑讓侍中鑠既歸義最晚當權憂懼每於眠中驚起坐與人語亦多諺俚語家人云我自覺無復魂守鑠爲人負才狡競每與兄弟計度蓺能與帝又不能和食中遇毒薨贈司徒加以楚穆之謚三子敬猷敬深敬先敬深封南安縣侯敬先繼廬陵王紹前廢帝景和末召鑠妃江氏入宮命左右於前逼之江氏不受命謂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氏猶不從於是遣使於第殺敬猷敬深敬先等鞭江氏一百其夕廢帝亦殞明帝即位追贈敬猷侍中謚曰懷改封孝武帝弟十八子臨賀王子產字孝仁爲南平王繼鑠後未拜被殺泰始五年立晉平王休祐第七子宣曜爲南平王繼鑠休祐死宣曜被廢還本後廢帝元徽元年立衡陽恭王嶷第二子伯玉爲南平王繼鑠後昇明三年被誅

竟陵王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子也元嘉二十年年十一封廣陵王二十六年爲雍州刺史加都督以廣陵凋弊改封隨郡王上欲太

舉侵魏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雜物悉給襄陽及大舉北侵命諸藩並出師皆奔敗唯誕遣中兵參軍柳元景赴弘農關陝元凶立以楊州浙江西屬司隸校尉浙江東五郡立會州以誕爲刺史孝武入討遣寧朔將軍顧彬之受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舉兵與彬之幷遇劭將華欽庾遵於曲阿之奔牛塘大敗之事平以誕爲荆州刺史加都督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誕以位號正與濬同惡之請求回改乃進號驃騎將軍加班劍二十人南譙王義宣不肯就徵以誕爲侍中驃騎大將軍楊州刺史開府如故改封竟陵王誕性恭和得士庶之心頗有勇略明年義宣反有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勢震天下上即位曰淺朝野大懼上欲奉乘輿法物以迎義宣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人帝加誕節仗士五十人出入六門上流平定誕之力也誕初討元凶豫同舉兵有奔牛之捷至是又有殊勳上性多猜頗相疑懼而誕造立第舍窮極工巧園池之美冠於一時多聚才力之士實之第內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愈不平孝建二年以司空太子太傅出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誕知見都密邇猶疑之大明元年秋又出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誕知見猜亦潛爲之備至廣陵因魏侵邊修城隍聚糧練甲嫌隙既著道路常云誕反三年建康人陳文詔訴父饒爲誕府史恒使入山圖畫道路不聽歸家誕大怒使人殺饒吳郡人劉成又訴稱息道就伏事誕見誕在石頭城內修乘輿法物習唱警蹕向伴侶言之誕知密捕殺道就豫章人陳談之又上書稱弟詠之在誕左右見誕與左右莊慶傅元禮等潛圖姦逆常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呪詛詠之與建康右尉黃達往來誕疑其宣漏誕以罪被殺

其年四月上使有司奏誕罪惡宜絶屬籍削爵土收付法獄上不
許有司又固請乃貶爵爲侯遣令之國上將謀誕以義興太守桓
閬爲兗州刺史配以羽林禁兵遣給事中戴明寶隨閬襲誕使閬
以之鎮爲名閬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爲内
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告誕誕驚起召錄事參軍王輿之
曰我何罪於天以至此斬蔣成勒兵自衛遣腹心率壯士擊明寶
等破之閬即遇害明寶逃自海陵界還上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
討誕誕奉表投之城外自申於國無負幷言帝宮闈之醜孝武忿
誕深切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暮親並誅之死者千數車駕出頓宣
武堂内外纂嚴誕見衆軍大集欲棄城北走行十餘里衆並不欲
去請誕乃還城五月十九日夜有流星長十餘丈從西北來墜城
内是謂天狗占曰天狗所下有伏尸流血廣陵城舊不開南門云
開南門者其王王誕乃開焉彭城邵領宗在城内陰結死士欲襲
誕先欲布誠於慶之乃說誕求實爲間搆見許領宗既出致誠畢復
還城内事泄誕鞭二百考問不伏遂支解之上遣送章二紐其一
曰竟陵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募實禽誕其二曰建興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募賞先登若尅外城舉一烽尅内城舉二烽禽誕舉三
烽七月二日慶之進軍尅其外城乘勝又尅小城誕聞軍入走趣
後園墜水引出殺之傳首建鄴因壅廣陵貶姓留氏帝命城中無
大小悉斬慶之執諫自五尺以下全之於是同黨悉伏誅城内女
口爲軍賞男丁殺爲京觀死者尚數千人每風晨雨夜有號哭之
聲誕母殷妻徐並自殺追贈殷長寧國淑妃初誕爲南徐州刺史
在京口夜大風飛落屋瓦城門鹿牀倒覆誕心惡之及遷鎮廣陵
將入城衝風暴起揚塵晝晦又嘗中夜閑坐有赤光照室見者莫

不駭愕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爲稍耗既覺已失
旦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大明二年發人築廣陵城誕循行
有人於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使執之問本
末答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與道佛先議欲燒除此間人道
佛苦諫强得至今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答
曰古有言禍不過六慎門誕以其言狂悖殺之又五音士忽狂易
見鬼驚怖啼哭曰外軍圍城城上張白布帆誕執錄二十餘日乃
殺城陷之日雲霧晦冥白虹臨北門亘入城內八年前廢帝卽位
義陽王昶爲徐州刺史道經廣陵至墓盡哀表請改葬誕詔葬誕
及妻子並以庶人禮明帝泰始四年又改葬祭以少牢王輿之哀
邪人有才學其五子悉在建鄴聘之嘗乘城慶之縛其五子示而
招之許以富貴輿之曰吾受王厚恩不可以二心三十之年未
獲死所正安可以親誘之五子號叫於外呼其父及城平慶之
悉撲殺之

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早喪母元嘉二十一年年
十一封建平王宏少而閑素篤好文籍文帝寵愛殊常爲立第於
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職高他國一階歷位中護軍中書令
元凶弒立孝武入討劭錄宏殿內自拔（一作披）莫由孝武先嘗以一手板
與宏宏遣左右親信周法道齎手板詣孝武事平以爲尚書左僕
射使迎太后還加中軍將軍中書監爲人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
達政事上甚信仗之轉尚書令宏少多病求解尚書令本號開府
儀同三司未拜薨追贈司徒上痛悼甚至每朔望出臨靈自爲墓
誌銘幷誄五年並諸弟國各千戶薨者不在其例唯宏追益子景
素嗣景素少有父風位南徐州刺史加都督荊陽王休範爲逆景

素雖纂集兵衆以赴朝廷爲名而陰懷兩端及事平進號鎮北將
軍景素好文章書籍招集才義之士以收名譽由是朝野屬意而
後廢帝狂凶失道内外皆謂景素宜當神器唯廢帝所生陳氏親
戚疾忌之而楊運長阮佃夫並明帝舊隸貪幼主以久其權慮景
素立不見容於長主深相忌憚元徽三年景素防閣將軍王季符
恨景素因奔告之運長等便欲遣軍討之齊高帝及衛將軍蕭
以下並保持之景素亦馳遣世子延齡還都具自申理運長等乃
徙季符於梁州又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自是廢帝狂
悖日甚朝野並屬心景素陳氏及運長等彌相猜疑景素因此稍
爲自防之計多以金帛結材力之士時大臣誅夷孝武諸子孫或
殺或廢無復在朝者且景素在蕃甚得人心而謗聲日積深懷憂
懼嘗與故吏劉瓛獨處曲臺有鵲集於承塵上飛鳴相追景素泫
然曰若斯鳥者游則參于風烟之上止則隱于林木之下饑則啄
渴則飲形體無累於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時廢帝單馬獨
出游走郊野輔國將軍曹欣之等謀候廢帝出行因聚衆作難事
未及發奉景素景素每禁之未欲忽忽舉動運長密遣傖人周天賜僞
投景素勸爲異計景素知即斬之送首還臺四年七月羽林監桓
祇祖奔景素言臺城已潰景素信之即舉兵運長等常疑景素有
異志即簒嚴景素本乏威略不知所爲竟爲臺軍破斬之即瑩京
口景素性甚仁孝事獻太妃朝夕不違侍養太妃有不安景素傍
行遶髮與人言呴呴常恐傷其情又甚儉素爲荆州時州有高齋
刻楹栢構景素竟不處朝廷欲賜以甲第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
玩塵於筒簟食常不過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鏤玉器景素顧王
簿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及敗後昌寓與故記

室王楨等上書訟其寃齊受禪景素故秀才劉璡又上書述其德美陳寃並不見省至齊武帝即位下詔曰宋建平王劉景素名父之子雖末路失圖而原心有本可聽以禮葬舊塋

盧陵王禕字休秀文帝第八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一封東海王大明七年進位司空明帝踐祚進太尉封盧陵王初廢帝目禕似驢上以廢帝之言類故改封焉文帝諸子禕尤凡劣諸兄弟並鄙之南平王鑠麗子敬深婚禕視之白孝武借伎孝武答曰婚禮既不舉樂且敬深孤苦伎非宜也至是明帝與建安王休仁詔曰人既不比數西方公汝便爲諸王之長時禕住西故謂之西方公泰始五年河東柳欣慰謀反欲立禕禕與相酬和欣慰結征北諮議參軍杜幼文幼文具奏其事上暴其罪惡黜爲南豫州刺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上遣腹心楊運長領兵防衛明年又令有司奏禕怨慰逼令自殺葬實城

晉熙王昶字休道文帝第九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歲封義陽王大明中位中書令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即位爲徐州刺史加都督昶輕訐褊急不能事者或大明中常被嫌責入問常言昶憎有異志廢帝既誅群公弼維任載帝謂左右曰我即大位來遂未戒嚴使人邑邑江夏王義恭誅後昶表求入朝遣典籤邏法生衔使帝謂法生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政欲討之今知來還甚善又問法生義陽謀反何不啟法生懼走還彭城帝因此北討法生至昶即起兵統內諸郡並不受命昶知事不捷乃夜開門奔魏棄母妻雖攜妓一人作丈夫服騎馬自隨在道慷慨爲斷句曰白雲滿鄣來黃塵半天起關山四面絕故鄉幾千里因把姬手南望慟哭左右莫不哀哽每節悲慟遥拜其母昶家還都二妾各生一

子明帝即位名長者曰思遠小者曰懷遠壽竝卒帝以金千兩贖
祖于覬不獲乃以第六皇子變字仲綏繼祖封爲晉熙王明帝既
以變繼祖乃詔曰晉熙國太妃謝氏沈刻無親物理罕比骨肉至
親尚相棄廢況以義合兒苦爲難可遷其本家削絕蕃秩先是改
射氏爲謝氏元徽元年變年四歲以爲郢州刺史明年復祖所生
射氏爲晉熙國太妃齊受禪變降封安陰縣公謀反賜死

中枕以爲笑樂孝建元年爲雍州刺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
之竟陵隨二都諸軍事寧蠻校尉至鎮與左右人作文檄自稱楚
王號年爲元光備置百官以爲戲笑長史王翼之得其手迹封呈
孝武上使有司奏免爲庶人下太常絕屬籍使付始安郡遏令自
殺卽塹襄陽大明四年聽還塹母江太妃墓次明帝卽位追封武
昌縣侯

建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也元嘉二十九年年十歲立爲建安
王前廢帝景和元年累遷護軍將軍時帝狂悖無道誅害羣公忌
憚諸父竝聚之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休仁及明帝山陽王休
祐形體竝肥壯帝乃以籠盛稱之以明帝尤肥號爲豬王號休仁
爲殺王休祐爲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所畏憚故常錄以自近不離
左右東海王禕凡劣號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少故
竝得從容嘗以冰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合掘地爲阬穿實之
以泥水裸明帝內阬中以槽食置前令以口就槽中食之用爲歡
笑欲害明帝及休仁休祐前後以十數休仁多計數每以笑調侯

諫訓悅之故得推遷常於休仁前使左右淫逼休仁所生楊太妃左右並不得已順命至右衛將軍劉道隆道隆歡以奉旨盡諸醜狀時廷尉劉蒙妾孕臨月帝迎入後宮與其生男欲立爲太子明帝嘗忤旨帝怒乃裸之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內使擔付太官即日屠豬休仁笑謂帝曰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豬取肝肺帝意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帝將南游荆湘二州明旦欲殺諸父便發其夕被弒於華林園休仁即日便執臣禮於明帝時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兄弟被害猶未殯斂休仁休祐同載臨之開帷歎笑鼓吹往反時人咸非焉明帝以休仁爲侍中司徒尚書令楊州刺史給三望車時劉道隆爲護軍休仁求解職曰臣不得與此人同朝上乃賜道隆死尋諸方遊命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增班劍爲三十人出據獸檻進赭圻尋領太子太傅總統諸軍中流平定休仁之力也明帝初與蘇侯神結爲兄弟以祈福助及事平與休仁書曰此段殊得蘇兄神力休仁年與明帝相亞俱好文籍素相愛及廢帝世同經艱危明帝又資其權譎之力泰始初四方並命休仁親當矢石大勳克建任總百揆親寄甚隆四方輻湊上甚不悅休仁悟其旨表解楊州見許進位大尉領司徒固讓又加漆輪車劍履升殿受漆輪固辭劍履明帝末年多忌休仁轉不自安及殺晉平王休祐其年上疾篤與楊運長爲身後計運長等又慮帝晏駕後休仁一旦居周公之地其輩不得執權彌賛成上使害諸王及上疾暴甚內外皆屬意休仁王書以下皆往東府詣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直不得出者皆懼上與運長等定謀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其夜遣人齎藥賜休仁死休仁對使者罵曰上有天下誰之功也孝武以誅子孫而至于滅今復遵

覆車枉殺兄弟奈何忠臣抱此寃濫我大宋之業其能久乎上疾久慮人情同異自力乘輿出端門休仁死後乃入詔稱其自殺宥其二子幷全封爵有司奏請降休仁爲庶人絶屬藉兒息悉徙遠郡詔休仁特降爲始安縣王幷停子伯融等流徙聽襲封爵及帝疾甚見休仁爲祟叫曰司徒小寬我壽崩伯融妃殷氏所生殷氏吳興太守沖女也范陽祖翻有醫術姿貌又美殷氏有疾翻入視脉悅之遂與姦事泄遣還家賜死

晉平剌王休文帝第十三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山陽王明帝卽位以山陽荒弊改封晉平王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剌史休祐素無才能强梁自用大明之世不得自專至是貪淫好財色在荆州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人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徹白若碎折者悉不受人間糴此米一斗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責錢凡諸求利皆如此百姓嗷然不復堪命徵爲南徐州剌史加都督上以休祐貪虐不可蒞人留之都下遣上佐行府州事休祐狠戾前後忤上非一在荆州時左右范景達善彈棊上召之休祐留不遣上怒詰責之且慮休祐將來難制方便除之七年二月車駕於巖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場日暮將反留休祐射之令不得雉勿歸休祐時從在黄廬內左右從者並在部伍後休祐便馳去上遣左右數人隨之上旣還前驅淮還休祐人從悉散不復相得上遣壽寂之等諸壯士追之日已欲闇與休祐相及蹴令墜馬休祐素勇壯有氣力奮拳左右排擊莫得近有一人自後引陰因頓地卽共拉殺之遣人馳白上行唱驃騎落馬上聞驚曰驃騎體大落馬殊不易卽遣御醫上藥相係至頃之休祐左右人至久已絶矣輿以還第贈司空時已陵王休若在江陵其日

卽馳信報休若曰吾與驃騎南山射雉驃騎馬驚與直閣夏文秀
馬相蹋文秀墮地驃騎失控馬重驚觸松樹墜地落砌中時頓悶
故馳報弟其年五月追免休袒爲庶人十三子竝徙晉平明帝壽
病見休袒爲祟使使至晉平撫其諸子帝尋崩廢帝元徽元年聽
諸子還都順帝昇明三年稱謀反竝賜死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海陵王大明
二年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將寧蠻校尉時司馬庾深之行
府州事休茂性急欲自專深之及主帥每禁之常懷忿因左右張
伯超至所親愛多罪過主帥常加訶責伯超懼罪謂休茂曰主帥
密疏官罪欲以啟聞休茂曰今爲何計伯超曰唯殺行事及王帥
舉兵自衛纔不成不失入虜中賀耶休茂從之夜使伯超等殺司
馬庾深之集兵建牙馳檄休茂出城行營諮議參軍沈暢之等閉
門拒之城陷斬暢之其日參軍尹玄度起兵攻休茂禽之斬首母
妻皆自殺同黨悉伏誅有司奏絕休茂屬藉貶姓爲留不許卽葬
襄陽
鄱陽哀王休業文帝第十五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鄱陽王三
年薨以山陽王休祐次子士弘嗣被廢國除
臨慶沖王休倩文帝第十六子也孝建元年年九歲疾篤封東平
王未拜薨大明七年立第二十七皇子智玄爲東平王繼休倩未拜
始三年還本遂絕六年以第五皇子智仁爲東平王繼休倩泰
薨其年追改休倩爲臨慶王休倩爲文帝所愛故前後屢加紹嗣
新野懷王夷父文帝第十七子也元嘉二十九年薨明帝泰始五
年追加封謚
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順陽王大明

元年改封桂陽泰始六年累遷驃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加都督遣詔進位司空侍中加班劍三十人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爲諸兄齒遇明帝常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故生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及明帝晚年晉平王休祐以狼戾致禍建安王休仁以權逼不容巴陵王休若素得人情以此見害惟休範謹避無才不爲物情所向故得自保而常憂懼及明帝晏駕王幼時難休範自謂宗戚莫二應居宰輔事既不至怨憤彌結招引勇士繕修器械行人經過尋陽者莫不降意折節於是至者如歸朝廷知之密相防禦母荀太妃薨卽辭廬山以示不還之志時夏口闕鎮朝議以居尋陽上流欲樹置腹心重其兵力元徽元年乃以第五皇弟晉熙王燮爲郢州刺史長史王奐行府州事配以實力出鎮夏口慮爲休範所擾留自太子洗夫不過尋陽休範怒欲舉兵乃上表修城堞其年進位太尉明年五月遂反發自尋陽晝夜取道大雷戍王杜道欣馳下告變道欣至一宿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齊高帝出次新亭壘時事起倉卒朝廷兵力甚弱及開武庫隨將士意取休範於新林步上攻新亭壘屯騎校尉黃回乃僞往降幷宣齊高帝意休範大悅置之左右休範壯士李恒鍾爽進諫不宜親之休範曰不欺人以信時休範日飲醇酒以二子德宣德嗣付與齊高帝爲質至卽斬之回與越騎校尉張荀兒直前斬休範首持還左右並散初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墨蠡丁文豪等直向朱雀門休範雖死墨蠡等不知王道隆率羽林兵在朱雀門內聞賊至急召劉勔勔自石頭來赴戰死之墨蠡等乘勝直入朱雀門道隆爲亂兵所殺墨蠡等唱云太尉至休範之死也齊高帝遣隊王陳靈寶齎首還臺遇賊壘首道側挺身得達

雖唱云已平而無以爲據衆愈疑惑墨螽徑至杜母宅宮省恇擾無復固志撫軍長史褚澄以東府稱休納賊賊擁安成王據東府稱休範敎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賊勢方逼衆莫能振尋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勇氣殊壯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下邪休範首至又羽林監陳顯達率所領於杜母宅破墨螽等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螽文豪等晉熙王燮自夏口遣軍平尋陽巴陵哀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巴陵王明帝卽位出爲會稽太守加都督二年遷都督雍州刺史寧蠻校尉前在會稽錄事參軍陳郡謝沈以諂側事休若多受財賂時內外戒嚴竝祭禰沈居母喪被起聲樂酬飲不異吉人衣冠旣無殊異竝不知沈居喪沈嘗自稱孤子衆乃駭愕休若坐與沈褻黷降號鎭西將軍典籤夏寶期事休若無禮敬明帝殺之慮不許敬未報於獄行刑信反令鎖送而寶期已死士怒敎之曰孝建之世汝何敢爾使其母羅加杖三百四年改行湘州刺史六年爲荆州刺史加都督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七年晉平王休祐被殺建安王休仁見疑都下訛言休若有至貴之表明帝以此言報之休若甚憂嘗衆賓滿坐有一異鳥集席隅哀鳴墜地死又聽事上有二大白蛇長丈餘哈哈有聲休若甚惡之會被徵爲南徐州刺史加都督征北大將軍開府如故休若腹心將佐咸謂還朝必有大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勸割據荆楚休若執錄馳使白明帝敬先坐誅休若至京口上以休若善能綏緝物情慮將來傾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徵入朝又恐猜駭乃僞授爲江州刺史至卽於第賜死贈侍中司空子沖始襲封

孝武帝二十八男文穆皇后生廢帝子業豫章王子尚陳淑媛生

晉安王子勛阮容華生安陸王子
生松滋侯子房史昭容生臨海王子
鸞次永嘉王子仁與皇子子深同生
生始安王子眞江婕妤生皇子子
敬王子羽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
生淮南王子孟次皇子子泥與皇子
永嘉王子仁同生次晉陵孝王子雲次皇子子文並與始平孝敬
王子鸞同生次廬陵王子興與淮南王子孟同生次南海哀王子
師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次淮陽思王子霄與皇子子玄同生
次皇子子雅與始安王子眞同生次皇子子趨與皇子子鳳同生
次皇子子期與皇子子衡同生次東平王子嗣與始安王子眞同
生張容華生皇子子悅安陸王子綏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與並

出繼皇子子深子鳳子玄子衡子泥子文子雍未封昇天子趨子
期子悅未封爲明帝所殺
豫章王子尚字孝師孝武第二子也孝建三年年六歲封西陽王
大明三年分浙江西立王畿以浙江東爲楊州以子尚爲刺史加
都督六年改封豫章王領會稽太守七年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時東土大旱鄞縣多暵田孝武使子尚表至鄞縣勸農
又立左學召生徒置儒林祭酒一人學生師敬位比州中從事二人比祭酒從事前廢帝即位
寵王畿復舊徵子尚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領尚書令初孝建
中孝武以子尚太子母弟甚留心後新安王子鸞以母幸見愛子
尚寵衰及長凶慝有廢帝之風明帝既殞廢帝乃稱太皇太后令
曰子尚頑凶楚玉淫亂並於第賜盡楚玉廢帝姊山陰公主也廢

帝改封會稽郡長公主給鼓吹一部加班劒二十人未拜受而廢
敗
晉安王子勛字孝德孝武第三子也眼患風不爲孝武所愛大明
四年年五歲封晉安王七年爲江州刺史加都督八年改授雍州
未拜而孝武崩還爲江州時廢帝狂凶多所誅害前撫軍諮議參
軍何邁謀因帝出爲變迎立子勛事泄帝誅邁使八坐奏子勛與
邁通謀遣左右朱景送藥賜子勛死景至盆口遣報長史鄧琬琬
等奉子勛起兵以廢立爲名明帝定亂進子勛車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琬等不受命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奉子勛爲帝即僞位於
尋陽年號義嘉備置百官四方響應是歲四方貢計並詣尋陽及
軍敗子勛見殺時年十一即葬尋陽廬山
松滋侯子房字孝良孝武第六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封尋陽王
前廢帝景和元年爲會稽太守加都督明帝即位徵爲撫軍領太
常長史孔覬不受命舉兵應晉安王子勛上虞令王晏殺覬迓子
房還建鄴上宥之貶爲松滋縣侯司徒建安王休仁以子房兄弟
終爲禍難勸上除之廢徒遠郡見殺年十一
臨海王子頊字孝烈孝武第七子也初封歷陽王後改封臨海位
荆州刺史明帝即位進督雍州長史孔道存不受命應晉安王子
勛事敗賜死年十一
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第八子也大明四年封襄陽王尋
改封新安五年爲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領南琅邪太守母殷淑
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爲上所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爲
南徐州又割吳郡屬之六年丁母憂前廢帝素疾子鸞有寵及即
位既誅羣臣乃遣使賜子鸞死時年十歲子鸞臨死謂左右曰願

後身不復生王家同生弟妹竝死明帝卽位改封始平王以建平王景素子延年嗣

永嘉王子仁字孝餘孝武第九子也大明五年封永嘉王明帝卽位以爲湘州刺史帝尋從司徒建安王休仁計未拜賜死時年十歲

始安王子眞字孝眞孝武帝第十一子也

邵陵王子元字孝善武帝第十三子也竝被明帝賜死

齊敬王子羽字孝英孝武第十四子也生二歲而薨追加封謚

淮南王子孟字孝光孝武第十六子也初封淮南王明帝改封安成王未拜賜死

晉陵孝王子雲字孝舉孝武第十九子也大明六年封未拜而亡

南海哀王子師字孝友孝武第二十二子也大明七年封未拜爲

廢帝所害明帝卽位追謚

淮陽思王子霄字孝雲孝武第二十三子也早薨追加封謚

東平王子嗣字孝叔孝武帝第二十七子也明帝賜死

武陵王贊字仲敷小字智隨明帝第九子也明帝旣誅孝武諸子詔以智隨奉孝武爲子封武陵郡王順帝昇明二年薨國除

明帝十二男陳貴妃生後廢帝謝修儀生皇子法良陳昭華生順帝徐婕妤生第四皇子鄭修容生皇子　井次晉熙王皇子

法良同生泉美人生邵陵殤王友次江夏王曄與第四皇子同生

徐良人生武陵王贊杜修華生陸[illegible]隨陽王翽次新興王嵩與武陵王贊同生又泉美人生始建王禧智井癸癖躋贊竝出繼法良未封第四皇子未有名早夭

邵陵殤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爲南中郎將江州

刺史封邵陵王後廢帝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誅後王室微弱友
府州文案及至吏不諱有無君之心順帝昇明二年徙南豫州刺
史襲無子國除
隨陽王翹字仲儀明帝第十子也初封南陽王昇明二年改封隨
陽齊受禪封舞陰縣公
新興王嵩字仲岳明帝第十一子也齊受禪降封定襄縣公
始建王禧字仲安明帝第十二子也齊受禪降封荔浦縣公壽並
云謀反賜死

論曰甚矣哉元嘉之遇禍也殺逆之釁事起肌膚因心之重遂亡
天性雖鳴鏑之酷未極於斯其不至覆亡亦爲幸也明皇統遐疑
陰內構毒炎所加先自王戚晉刺以獷暴摧軀巴哀由和良疏體
保身之路未知攸適昔之戚子慎勿爲善詳求其旨將遠有以乎
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蓋古人之畏亂也孝武諸子提挈以成
釁亂遂至宇內沸騰王室如燬而帝之諸徧莫不殲焉殭不如弱
義在於此明帝負螟之慶事非已出枝葉不茂豈能庇其本乎

劉穆之　曾孫祥　從子秀之　孫湛之　湛之孫孝嗣　孝嗣孫君孺

徐羨之　從孫湛之　湛之孫孝嗣　孝嗣孫君孺

傅亮　族兄隆

檀道濟　兄韶　韶孫圭　韶弟祇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人東莞莒人也世居京口初爲琅邪府主簿嘗夢與宋武帝汎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一白龍挾船既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及武帝尅京城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之即馳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聲晨出陌頭屬與信會直視不言者久之反室壞布裳爲袴往見帝帝謂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帝笑

甄氏圖書館藏書

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受署從平建鄴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並穆之所建遂動見諮詢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網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家負勢陵縱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尚書祠部郎復爲府主簿記室錄事參軍領堂邑太守以平桓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及揚州刺史王謐薨帝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帝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爲揚州或欲令帝於丹徒領州以內事付僕射王祖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帝沈先與穆之言穆之偽如廁即密疏白帝言沈語不可從帝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焉穆之曰公今日何得居謙遂爲寄籬將邪劉孟諸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事乃一時相推非宿定臣主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授王謐事由權道今若復他授便

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自振不可直置疑畏便可入朝共盡同異公至吉乃假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帝從其言由是入輔從廣固還拒盧循中書侍郎劉毅等疾之每從容言其權重帝愈信仗之穆之外周見大小必白雖閭里言詖皆一二以聞帝每得人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又愛賓游坐客恒滿布耳目以爲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雖親昵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也帝舉止施爲穆之皆下節度帝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布四遠願公小復留意帝既不能留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勢亦美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穆之凡所薦達不納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並

便尺牘嘗於武帝坐與齡石並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遷中軍太尉司馬加丹陽尹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人監留府疑其難獨任留穆之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配給實力長人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浙流遠伐以老母弱子委節下若一豪不盡豈容若此長人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爲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機危今日思爲丹徒布衣不可得也帝還長人伏誅進前將軍帝西伐司馬休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之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將軍如故帝北伐留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司將軍尹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入居東城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流事無壅滯寬

容清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言談賞笑彌日旦時未嘗倦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爲常嘗白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賑生多闕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此外無一豪負公義熙十三年卒帝在長安本欲頓駕關中經略趙魏聞問驚慟哀惋者數日以根本虛乃馳還彭城以司馬徐羨之代管留臺而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並悉北諮穆之前軍府文武二萬人以三千配羨之建威府餘悉配世子中軍府追贈穆之開府儀同三司帝又表天子曰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執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

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
右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
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忠績
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臣伏思
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既殷內難亦薦時屯世故靡有寧
歲臣以寡乏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豈唯讜言嘉謀溢於
人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事隔於皇朝
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紀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
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履謙居寵守之彌固
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歷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撫事永念
追悼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
資所及永旌於善人臣契濶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
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及帝
受禪每歎憶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光祿大夫范泰對曰聖王在上英彥滿朝穆之雖功著艱難
未容便關興毀帝笑曰卿不聞驥騄乎貴日致千里耳帝後復曰
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以佐命元勳追封南康郡公謚曰
文宣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
見辱不以為恥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
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
乃常饑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肴饌為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
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為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
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廚人以金枓貯檳
榔一斛以進之元嘉二十五年車駕幸江寧經穆之墓詔致祭墓

所長子慮之嗣卒子邕嗣先是郡縣爲封國者內史相竝於國王稱臣去任便止孝建中始革此制爲下官致敬河東王歆之嘗爲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竝坐邕嗜酒謂歆之曰卿昔見臣今能見勸一盃酒不歆之因數孫皓歌答曰昔爲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邕性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鯸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炙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休之大驚痂未落者悉襍取餡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邕卒子彤嗣坐刀斫妻奪爵以弟彪紹齊建元初降封南康縣侯虎賁中郎將坐廟墓不修削爵爲羽林監又坐與亡弟母楊別居楊死不殯葬崇聖寺尼慧首剃頭爲尼以五百錢爲買棺以泥洹輿送葬爲有司奏事寢不出

穆之中子式之字延叔爲宣城淮南二郡太守犯贓貨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之式之召從事謂曰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粗有微分偷數百萬錢何有泥不偷邪從事還白弘由此得停從征關洛有功封德陽縣五等侯卒謚曰恭子瑀字茂琳始興王濬爲南徐州以瑀爲別駕瑀性陵傲物護前時濬征北府行參軍吳郡顧邁輕薄有才能濬待之厚瑀乃折節事邁以瑀與之款盡濬所言密事悉以語瑀瑀與邁共進射堂下忽顧左右索單衣幘邁問其故瑀曰公以家人待卿言無不盡卿外宣泄我是公吏何得不敬巨之濬大怒啟文帝徙邁廣州瑀性使氣尚人後爲御史中丞甚得志彈觸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勳非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轉右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爲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

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馬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蹙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然甚不得意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因求益州及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目向使齊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坐奪人妻爲妾免官後爲吳興太守侍中何偃當案之云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絕族叔秀之爲丹陽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米處朝廷不爲多士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瘡焉疾已萬萬偃亡歡躍叫呼於是亦卒諡曰剛

祥字順徵武之孫也父敬太宰從事中郎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齊建元中爲正員郎司徒褚彥回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鄣何益彥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撰宋書議序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啟聞上街而不問爲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整爲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又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爲尚書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其譏議者云希世之寶違時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渝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有以祥連珠啟上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其過惡付廷尉上別遣敕祥曰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愆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乃徙廣州不得意終日縱酒少時卒

秀之字道寶穆之從父兄子也祖爽山陰令父仲道餘姚令秀之

少孤貧十歲時與諸兒戲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竝異之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欽之爲朱齡石右軍參軍隨齡石敗沒秀之哀感不歡宴者十年宋景平二年除駙馬都尉元嘉中再爲建康令政績有聲孝武鎮襄陽以爲撫軍錄事參軍襄陽令龐秀之修復雍部由是大豐後除西戎校尉決壞公私廢業孝武遣秀之修復雍部由是大豐後除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漢川饑饉秀之躬自儉約先是漢川悉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利之二十七年大舉北侵遣輔國將軍楊文德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秀之節度震蕩汧隴元凶弑逆秀之即日遣兵赴襄陽司空南譙王義宣不許事寧遷並州刺史折衝奉義二百人賜錢二十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梁益豐富前後刺史莫不大營聚斂多者致萬金所攜賓僚並都下貧子出爲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爲政整肅遠近悅焉南譙王義宣據荆州爲逆遣徵兵於秀之秀之斬其使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徙丹楊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爲丹楊與子弟聽事上宴聽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次等試以栗遙擲柱入穿者後必得此郡唯秀之獨入焉其言遂驗時賑貸百姓物不還錢秀之以爲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竟不用遷尚書右僕射時定制令隸人殺長吏科議者謂會赦宜以徙論秀之以爲律文雖下顯人殺官長之旨若遇赦但止徒論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人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補兵從之後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將徵爲左僕射會卒贈司空諡忠成公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堅正上以其莅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三百匹傳封至孫齊受禪國除

徐羡之字宗文東海郯人也祖寧尚書吏部郎父祚之上虞令羡之爲桓脩作撫軍中兵參軍與宋武帝同府深相親結武帝北伐稍遷太尉左司馬掌留任副貳劉穆之帝議北伐朝士多諫唯羡之默然或問何獨不言羡之曰今二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羌未定公寢食不安何可輕豫其議穆之卒帝欲用王弘代之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徐羡之爲丹陽尹總知留任甲仗二十人出入加尚書僕射義熙十四年軍人朱興妻周生子道扶年三歲先得癲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埋之爲道扶姑雙女所告周棄市羡之議曰自然之愛豺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爲法律之外尚弘通理毋之即刑由子明法爲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及武帝即位封南昌縣公位司空錄尚書事揚州刺史羡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基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嘗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辨博羡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學問爲長武帝不豫加班劍三十人宮車晏駕與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詔羡之亮率衆官內月一決獄帝後失德羡之等將謀廢立而廬陵王義眞多過不任四海乃先廢義眞然後廢帝時謝晦爲領軍以府舍內屋敗應修理悉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內檀道濟以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召入朝告之謀既廢帝侍中程道惠勸立皇子義恭羡之不許及文帝即位改封南平郡公固讓加封有司奏車駕依舊臨華林園聽訟詔如先二公歸政三奏乃見許羡之仍遜位退還

私第兄子佩之及程道惠吳興太守王韶之等竝謂非宜敦勸甚苦復奉詔攝任三年正月帝以美之亮晦旬月間再肆醜毒下詔暴其罪誅之爾日詔召美之至西門外時謝晦弟曛爲黃門郎正直報亮云殿中有異處分亮馳報美之美之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縊而死年六十三美之初不應召上遣領軍到彥之右衛將軍王華追討及死野人以告載尸付廷尉初美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美之拜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大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美之隨親之縣任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唯美之在外獲全又隨從兄屨之爲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及拜司空守關將入彗星屢見危南又當拜時雙鶴集太極殿東鴟尾鳴喚竟以凶終美之兄欽之位祕書監欽之子佩之輕薄好利武帝以其姻戚累加寵任爲丹陽尹景平初以美之知權頗豫政事與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秦潘盛爲黨時謝晦以病連炎不堪見客佩之等疑其託疾有異圖與韶之道惠同載詣傅亮稱美之意欲令作詔誅之亮曰已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自相殘戮佩之等乃止美之既誅文帝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冬佩之謀反事發被誅佩之弟逵之尚武帝長女會稽宣公主爲彭城沛二郡太守武帝諸子竝幼以逵之姻戚將大任之欲先令立功及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爲前鋒待尅當卽授荆州於陣見害追贈中書侍郎子湛之

湛之字孝源幼孤爲武帝所愛常與江夏王義恭寢食不離帝側永初三年詔以公主一門嫡長且湛之致節之亂封枝江縣侯數

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
衆咸歎其幼而有識及長頗涉文義善自位待事祖母及母以孝
聞元嘉中以爲黃門侍郎祖母年老辭以朝直不拜後拜祕書監
會稽公主身居長嫡爲文帝所禮家事大小必諮而後行西征謝
晦使公主留止臺內總攝六宮每有不得意輒號哭上甚憚之初
武帝微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衣襖等皆是敬皇后
手自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
此衣示之湛之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所愛與劉湛之等頗相附
及得罪事連湛之文帝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
公主即日入宮及見文帝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
盛武帝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賤貧此是我母爲汝父作此
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
全再遷太子詹事尋加侍中湛之善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強產
業甚厚室宇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
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
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
孟靈休袒之子也竝名奢豪與湛之善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
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美兼何孟勗官至侍中追諡荒公
靈休善彈棊官至祕書監湛之後遷丹陽尹加散騎常侍以公主
憂不拜過墓復授前職二年范曄等謀反湛之始與之同後
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爲曄等欵辭所連有司以湛之關豫逆黨事
起積歲未乃歸聞多有蔽匿請免官削爵付廷尉上不許湛之詣
闕上疏請罪以爲初通其謀爲誘引之辭曄等竝見怨咎規相禍
陷又昔義康南出之始敕臣入相伴慰殷勤異意頗形言旨遺臣

利刃期以際會臣苦相諫譬深加拒塞以爲怨憤所至不足爲虞便以關啟懼成虛妄非爲納受曲相蔽匿又令申情范曄釋中間之憾致懷蕭思話恨婚意未申謂此僥倖亦不宜達陛下敦惜天倫彰於四海蕃禁優簡親理咸通又昔蒙眷顧不容自絕音翰信命時相往來或言少意多旨深文淺辭色之間往往難測臣顧惟心無邪悖故不稽以自嫌慺慺丹實具如此啟臣雖駑下情匪木石豈不知醜黜難嬰伏劒爲易而靦然視息忍此餘生實非苟吝微命假延漏刻誠以負戾灰滅貽恥方來貪及視息少自披所乞蒙隨放伏待鈇鑕上優詔不許二十四年服闋轉中書令太子詹事出爲南兗州刺史善政俱肅威惠並行廣陵舊有高樓湛之更修整之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時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湛之與之甚厚孝武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二十六年湛之入爲丹陽尹領太子詹事二十七年孝武帝至瓜步湛之與皇太子分守石頭二十八年魯爽兄弟率部曲來奔爽等皆子也湛之以爲廟算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田里不許轉尚書僕射領護軍將軍時尚書令何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湛之以令事無不總又以事歸尚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奏並免官詔乃使湛之與尚之並受辭訴尚之雖爲令而以朝事悉歸湛之初劉湛伏誅殷景仁卒文帝任沈演之庾仲文范曄等後又有江湛何瑀之自曄誅仲文免演之瑀之並卒至是江湛爲吏部尚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江徐上每疾湛之輒侍醫藥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劭賜濬死而孝武無寵故累出外藩不得停都下南平王鑠建平王宏並被愛而鑠

妃卽湛之妹湛之勸上立之徵鑠自壽陽入朝至又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議又不決與湛之議或連日累夕每夜使湛之自執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劭入殺之旦其夕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見害時年四十四孝武卽位追贈司空諡曰忠烈公子聿之爲元凶所殺聿之子孝嗣

孝嗣字始昌父被害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自牀投地者無算又以搗衣杵舂其腰幷服墮胎藥胎更堅及生故小字遺奴幼而挺立八歲襲爵枝江縣公見宋孝武升階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泰始中以登殿不著韤爲書侍御史蔡準所奏罰金二兩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爲尚書左丞孝嗣徙詣之藏迴避謂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汝宜善自結昇明中爲齊高帝驃騎從事中郎帶南彭城太守轉太尉諮議參軍齊建元初累遷長史兼侍中善趣步閑容止與太宰褚彥回相埒尚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爲宰相轉御史中丞武帝問儉曰誰可繼卿儉曰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出爲吳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軨叔茂追清彥輔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凡之行狀也在郡有能名王儉亡上徵孝嗣爲五兵尚書其年敕撰江左以來儀典令諮受孝嗣明年遷太子詹事從武帝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爲離宮廬有邁靈丘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曰繞黃山款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廣願陛下少更留神上乃止竟陵王子良甚善之歷吏部尚書右軍將軍領太子左衛率臺閣事多以委之武帝崩遺詔以爲尚書右僕射隆昌元年爲丹陽尹明帝謀廢鬱林遣左右莫智明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所廵替卽還家草太后令明帝入

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既死明帝須太后令孝嗣於袖出而奏之帝大悅時議悉誅高武子孫孝嗣堅保持之故得無恙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甲仗五十人入殿轉左僕射明帝即位進爵爲公給班劒二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公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顯達王晏並臨軒拜授時王晏爲令人情物望不及孝嗣晏誅轉尚書令孝嗣愛好文學器重弘雅不以權勢自居故見容明帝之世初在率府晝臥齋北壁下夢見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牀建武四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讓不受明年遷車騎將軍動國用虛乏孝嗣表立屯田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行及崩受遺託重申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政自尚書下省出住宮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孝嗣不敢諫及江祏誅內懷憂恐然未嘗表色祏安王遥光反衆皆惶惑見孝嗣入宮乃安然羣小用事不能制也時孝嗣以帝終亂天常與沈文季俱在南掖門欲要文季以門爲應四五目之文季輒亂以他語孝嗣乃止進位司空固讓求解丹陽尹不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名位雖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將許準有膽力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謂必無用干戈理須少主出游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詔言誅之于時凡被殺者皆取其蟬冕剝其衣服衆情素敬孝嗣雖有此懷終不能決羣小亦稍憎孝嗣勸帝除之其冬孝嗣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藥孝嗣察色不異謂沈昭略曰始安事吾欲以得無所侵長子演尚齊武帝女武康公主位太子中庶子第三子門應之賢叔若同無今日之恨少能飲酒飲藥至斗餘方卒乃下況尚明帝女山陰公主並拜駙馬都尉俱見殺孝嗣之誅衆人懼無敢至者唯會稽魏溫仁奔赴以私財營喪事當時稱之初孝嗣

復故封使故吏吳興丘獻箋之當傳幾世獻曰恐不終尊身孝嗣容色甚惡徐曰緣有此慮故令卿決之中興元年和帝贈孝嗣太尉二年改葬宣德太后詔增班劒四十人加羽葆鼓吹諡曰文忠改封餘干縣公子緄仕梁位侍中太常信武將軍諡頃子緄子君蒨字懷簡幼聰朗好學尤長丁部書問無不對善弦歌爲梁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歡謔則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游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然其物玩次於弘也君蒨辯於辭令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便欲驅戰婦人君蒨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君蒨文冠一府特有輕艷之才新聲巧變人多諷習竟卒於官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之玄孫也父瑗以學業知名位至安成太守瑗與郗超善超常造瑗見二子迪及亮亮年四五歲超令人解衣使持去初無恪色超謂瑗曰卿小兒才名位宦當遠踰於兄然保家終在大者迪字長猷宋初終五兵尚書贈太常傅亮涉經史尤善文辭義熙中累遷中書黃門侍郎直西省宋武帝以其久直之勤欲以爲東陽郡先以語迪大喜告亮亮不答即馳見武帝陳不樂出帝笑曰謂卿須祿耳能如此甚協所望也以爲太尉從事中郎掌記室宋國初建除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加中書令從還壽陽武帝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暴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皇室今年時衰暮欲歸老京師羣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亮悟旨日晚宮門已

閉門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帝知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
亮曰須數十人於是奉辭及出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曰我常不信
天文今始驗矣亮至都即徵帝入輔永初元年加太子詹事封建
城縣公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客神獸
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武帝登庸之始文筆皆是參軍滕演北征
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之後至於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演
字彥將南陽西鄂人位至祕書監二年加亮尚書僕射及帝不豫
與徐羨之謝晦竝受顧命給班劍二十人少帝即位進中書監尚
書令領護軍將軍少帝廢亮奉迎文帝立行臺於江陵城南題曰
大司馬門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儀甚盛文帝將下引見亮哭
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眞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莫
能仰視亮流汗霑背不能答於是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及至
都徐羨之問帝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
心亮曰不然及文帝即位加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府
文武即爲左光祿府進爵始興郡公固讓進封元嘉三年帝將誅
亮先呼入見省內密有報之者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信報徐羨之
因乘車出郭門騎馬奔兄迪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之初至廣莫門
上亦使以詔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訖曰亮
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欲加之罪其無
辭乎於是伏誅妻子流建安亮之方貴兄迪每深誡焉而不能從
及見世路險峻著論名曰演慎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
賭梭峨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初奉大駕道路賦詩三首其一篇
有悔懼之辭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贊稱其
見微之美云

隆字伯祚亮族兄也曾祖暢司徒屬父祖並早卒隆少孤貧有學行義熙初年四十爲孟昶建威參軍累遷尚書左丞以族弟亮爲僕射緦服不得相臨徙太子率更令元嘉初爲御史中丞甚得司直之體轉司徒左長史會稽剡縣人黃初妻趙打殺息載妻王遇赦王有父母及男稱女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曰禮律之興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言三世爲體猶一稱雖創鉅痛深固無讎祖之義向使石厚之子沮禪之孫砥鋒挺鍔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慙砥佞何得流名百代舊令言殺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之義趙當避王眷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之體因親以教愛也趙既流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內愧終身稱沈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以永絕事理然也從之出爲義與太守有能名拜左戶尚書坐正直受節假對人未至委出白衣領職尋轉太常文帝以新撰禮論付隆使更下意隆表上五十二事後致仕拜光祿大夫歸老於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年八十三卒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也世居京口少孤居喪備禮事兄姊以和謹稱宋武帝建義道濟與兄韶祇等從平京城俱參武帝將軍事累遷太尉參軍封作唐縣男義熙十二年武帝北伐道濟爲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悅歸者甚衆長安平以爲琅邪內史武帝受命以佐命功改封永修縣公位丹陽尹護軍將軍武帝不豫給班劍二十人出爲鎮北將軍南兗

州刺史徐羡之等謀廢立諷道濟入朝告以將廢廬陵王義真道
濟屢陳不可竟不納將廢帝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晦悚息不
得眠道濟寢便睡熟晦以此服之文帝即位給鼓吹一部進封武
陵郡公固辭進封道濟素與王弘善時被遇方深道濟彌相結附
每構羡之等弘亦雅仗之上將誅徐羡之等召道濟欲使西討王
華曰不可上曰道濟從人者也曩非創謀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
濟至之明日上誅羡之亮既而使道濟與中領軍到彥之前驅西
伐上問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
九才略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
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禽時晦本謂道濟與羡之
同誅忽聞來上遂不戰自潰事平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江州刺史元嘉八年到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
討諸軍事北略地轉戰至濟上魏軍盛遂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
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陽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
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
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儲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時道
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令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
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嘯道濟雖不就定河南全軍而反雄名大
振魏甚憚之圖之以襄鬼還進位司空鎮壽陽道濟立功前朝威
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時人或
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文帝寢疾累年屢經危殆領軍劉湛
貪執朝政慮道濟爲異說又彭城王義康亦慮宮車晏駕道濟不
復可制十二年上疾篤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
高世之勳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及至上已間十三年

春將遣還鎮下渚未發有似鵠鳥集船悲鳴會上疾動義康矯詔
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郎綦
太子舍人混征北主簿承伯祕書郎中尊等八人並誅時人歌曰
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道濟死日建鄴地震白毛生又誅司空
參軍薛彤高進之並道濟心腹也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
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皆
幾人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甚有憂色歎曰若
道濟在豈至此
詔宇令孫以桓玄功封邑丘縣侯從征廣固率所領先登位琅邪
內史從討盧循以功更封宜陽縣後拜江州刺史以罪免詔嗜酒
貪橫所莅無政績上嘉其合門從義道濟又有大功故特見寵授
卒子臻字係宗位員外郎臻子珪
珪字伯玉位沅南令元徽中王僧虔爲吏部尚書以珪爲征北板
行參軍珪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
武達羣從姑叔三婤帝姻而令子姪餓死遂不荷潤蟬腹龜腸爲
日已久饑虎能嚇人遽與肉餓驎不噬誰爲落毛雖復孤微百世
國士姻婤位宦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姊爲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
爲南譙王妃尚書伯爲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僕於尚書人地本
懸至於婚宦皆不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爲爾見
苦僧虔報書曰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苦直是意有左右耳
乃爲安成郡丞

祇字恭叔與兄韶弟道濟俱參義舉封西昌縣侯歷位廣陵相義熙十年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潛得過淮因天陰闇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入叫喚直上聽事祇被射傷股語左右曰賊乘闇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之曉必走矣賊聞鼓鳴直謂爲曉乃奔散追殺百餘人宋國初建爲領軍祇性矜豪樂在外放恣不願內職不得志發疾不自療其年卒於廣陵謚曰威侯傳嗣至齊受禪國除

論曰自晉綱不綱王威莫樹亂基王室毒被江左宋武一朝創業事屬橫流改易紊章婦于平道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蓋宣公之爲乎其配饗清廟豈徒然也若夫怙才驕物公旦其猶病諸而以劉祥居之斯亡亦爲幸焉秀之行已有道可謂位無虛授當徐傳二公跪承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當赴蹈爲期及至處權定機當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禍禦敵身災使桐宮有卒迫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爲存亡則義異於此湛之孝嗣臨機不決既以敗國且以殞身反受其亂斯其效也道濟始因錄用故得忘瑕晚困大名以至顛覆韶祇克傳徽嗣其不厪之間乎

南史卷十六

列傳第六

王鎮惡

朱齡石　弟超石

毛修之　孫惠素

傅弘之

朱修之

王玄謨　子瞻　從弟玄象　玄載　玄邈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符堅任兼將相父休爲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爲鎮惡年十三而符氏敗寓食鼃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遇英雄主要取萬

戶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材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
用爲本縣令足矣後隨叔父曜歸晉客荆州頗讀諸子兵書喜論
軍國大事騎射非常而從橫善果斷宋武帝伐廣固鎮惡時爲天
門郡臨澧令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旦謂諸佐曰鎮
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卽以署前部賊曹拒盧循有功封博陸
縣五等子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艘爲前
驅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將軍檀恩百艘前發鎮惡受
命便晝夜兼行揚聲劉克州上毅謂爲信不知見襲鎮惡去江陵
城二十里舍船步上檀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艘留一二人對艘岸
上豎棋安鼓語所留人曰討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狀又
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艦鎮惡徑前襲城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
王晏然不疑將至城遂毅要將朱顯之馳前問藩所在軍人答曰
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
藩上便躍馬告毅令閉城門鎮惡亦馳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
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并武帝手書凡三函示毅毅下
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帝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
將或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親且鬬且語知武帝在後人情離懈初
毅常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使就子肅取馬肅不與朱
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汝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毅從大城東
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稍手中破折江陵
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以功封漢壽縣子及武帝北伐爲鎮西諮
議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謂曰昔晉文王委蜀
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託風雲竝蒙
抽擢今咸陽不克善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

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破虎牢及柏谷塢進次黽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即授方黽池令方軌徑據潼關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人租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初武帝與鎮惡等期若尅洛陽須待大軍未可輕前既而鎮惡等至潼關爲僞大將軍姚紹所拒不得進馳告武帝求糧援時帝軍入河魏軍屯河岸軍不得進帝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軍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既得義租紹又病死僞撫軍將軍姚讚代紹守險衆力猶盛武帝至湖城讚引退大軍次潼關謀進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爲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泊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聚衣糧並已逐流唯宜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城內六萬餘戶鎮惡初附號令嚴肅於灞上奉迎武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實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帝笑曰卿欲學馮異邪時關中豐全鎮惡性貪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帝以其功大不問時有白帝言鎮惡藏姚泓僞輦有異志帝使覘之知鎮惡剔取飾輦金銀棄輦於垣側帝乃安帝留第二子桂陽公義鎮爲安西將軍雍秦二州刺史鎮長安鎮惡以征虜將軍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之任及大軍東還赫連勃勃逼北地義鎮中兵參軍沈田子拒之虜甚盛田子退屯劉固堡遣使還報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安西長史王修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共思竭力今擁兵不進賊何由得平使反言之田子甚懼王猛之相符堅也北人以方諸爲亮入關之功又鎮惡爲首時論

者深憚之田子嶢柳之捷威震三輔而與鎮惡爭功武帝將歸留
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爲有衛瓘等也語
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時
鎮惡師於涇上與田子俱會傳弘之壘田子求屏人因斬之幕下
并兄基弟鴻遵深從弟昭朗凡七人弘之奔告義眞義眞率王智
王修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修執田子以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世爲將伯父憲及斌並爲西中郎表
眞將佐桓溫伐眞於壽陽眞以憲兄弟潛通溫並殺之齡石父綽
逃歸溫壽陽平眞已死綽輒發棺戮尸溫怒將斬之溫弟冲請得
免綽受冲更生之恩事冲如父位西陽廣平太守及冲薨綽歐血

而死齡石少好武不事崖檢身臥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身臥聽事
剪紙方寸帖着鼻枕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身畏
齡石終不敢動身頭有大瘤齡石伺眠密割之卽死武帝尅京城
以爲建武參軍從至江乘將戰齡石言世受桓氏恩不容以兵刃
相向乞於軍後帝義而許之以爲鎮軍參軍遷武康令縣人姚係
祖專爲劫郡縣畏不能討齡石至縣僞與厚召爲參軍係祖恃强
乃出應召齡石斬之掩其家悉殺其兄弟由是一郡得清後領中
兵齡石有武幹又練吏職帝甚親委之平盧循有功爲西陽太守
義熙九年徙益州刺史爲元帥伐蜀初帝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
敬宣往年出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令義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
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必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
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

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封付齡石署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
進未知處分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枚於
中水取廣漢使贏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武譙縱果備內水
使其大將譙道福戍涪城遣其秦州刺史侯暉僕射譙詵等屯彭
模夾水爲城十年六月齡石至彭模七月齡石率劉鍾蒯恩等於
北城斬侯暉譙詵朱枚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別軍譙縱奔涪城巴
西人王志斬送之幷獲道福斬于軍門帝之伐蜀將謀元帥乃舉
齡石衆咸謂齡石資名尚輕慮不辦克論者甚衆帝不從乃分大
軍之令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也亦命受其節度
及戰迫捷衆咸服帝知人又美齡石善於事以平蜀功封豐城侯
十四年桂陽公義眞被徵以齡石爲雍州刺史督關中諸軍事齡
石至長安義眞乃發義眞敗于青泥齡石亦舉城奔走見殺傳國
至孫齊受禪國除

齡石弟超石亦果銳雖出自將家兄弟並閒尺牘桓謙爲衛將軍
以補行參軍後爲武帝徐州主簿收迎桓謙身首躬營殯葬義熙
十二年北伐超石前鋒入河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
岸者輒爲魏軍所殺略帝遣白直隊主丁旰率七百人及車百乘
於河北岸爲郤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堅一長白毡
魏軍不解其意竝未動帝先命超石戒嚴白毡既舉超石赴之幷
齊大弩百張一車盖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軍見營陣乃立進
圍營超石先以弱弓小箭射之魏軍四面俱至魏明元皇帝又遣
南平公長孫嵩三萬騎內薄攻營於是百弩俱發魏軍既多弩不
能制超石初行別齊大槌幷千餘張稍乃斷稍三四尺以槌之一
稍輒洞貫三四人魏軍不能當遂潰大軍進尅滑坂以超石爲河

東太守後除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五等侯關中亂帝遣超石慰勞
河洛與齡石俱沒赫連勃勃見殺

毛修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也祖武生伯父璩並益州刺史父瑾
梁秦二州刺史修之仕桓玄爲屯騎校尉隨玄西奔玄欲奔漢川
修之誘令入蜀馮遷斬玄於枚洄洲修之力也宋武帝以爲鎮軍
諮議遷右衛將軍既有斬玄之謀又伯父並在蜀帝欲引爲外助
故頻加榮爵及父瑾爲譙縱所殺帝表修之爲龍驤將軍配兵遣
奔赴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修之言狀帝乃令寇軍將軍劉
敬宣伐蜀無功而退譙縱由此遣修之父伯及中表喪柩口累並
得還後劉毅西鎮江陵以爲衛軍司馬南郡太守修之雖爲毅將
佐而深結於帝及毅敗見宥時遣朱齡石伐蜀修之固求行帝慮
修之至蜀多所誅殺且土人既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

修之不信鬼神所至必焚房廟時蔣山廟中有好牛馬並奪取之
累遷相國右司馬行司州事戍洛陽修立城壘武帝至履行善之
賜衣服玩好當時評直二千萬王鎮惡死修之代爲安西司馬桂
陽公義真敗爲赫連勃勃所禽及赫連昌滅入魏修之在洛敬事
嵩高道士寇謙之謙之爲魏太武帝信敬營護之故不死修之嘗
爲羊羹薦魏尚書尚書以爲絶味獻之太武大悅以爲太官令被
寵遂爲尚書光祿大夫封南郡公太官令常如故後朱修之停于
魏亦見寵修之問朱修之南國當權者爲誰答云殷景仁修之笑
曰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歸罪之日便當巾幘到門經年不忍問
家消息久之乃訪焉修之具答并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修之悲
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歎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及初北人去來言
修之勸魏侵邊并教以在南禮制文帝甚疑責之朱修之後得還

具相申理上意乃釋修之在魏多妻妾男女甚衆身遂死於魏
孫惠素仕齊爲少府卿性至孝母服除後更修母所住處牀帳屏
帷每月朝十五向帷悲泣傍人爲之感傷終身如此惠素吏才彊
濟而臨事清刻敕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錢六十五
萬有讒惠素納利武帝怒敕尚書評價貴二十八萬餘有司奏伏
誅妃後家徙四壁武帝後知無罪甚悔恨之
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也傅氏舊屬靈州漢末失土寄馮翊
晉泥陽富平二縣廢靈州故傅氏悉屬泥陽晉武帝太康三年復
立靈州縣傅氏還屬靈州弘之高祖祇晉司徒後封靈州公不欲
封本縣故祇一門還屬泥陽曾祖暢秘書丞沒石勒生子洪晉穆
帝永和中石氏亂度江洪生梁州刺史歆歆生弘之少倜儻有大
志晉安帝位太尉行參軍宋武帝北伐弘之與扶風太守沈田子等七
軍自武門入弘之著習騎乘於姚泓馳道內戲馬甚有姿制羌胡
觀者數千莊歎稱善留爲桂陽公義眞雍州中從事史及義眞東
歸赫連勃勃傾國追躡於青泥大戰弘之躬貫甲冑氣寇三軍軍
敗陷沒不爲之屈時天大寒裸弘之弘之叫罵見殺
朱修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也曾祖熹晉平西將軍祖序豫州刺
史父謐益州刺史修之初爲州主簿宋元嘉中累遷司徒從事中
郎文帝謂曰卿曾祖昔爲王導丞相中郎卿又爲王弘中郎可謂
不忝爾祖矣後隨右軍到彥之北侵彥之自河南回修之留戍滑
臺被魏將安頡攻圍糧盡將士稟鼠食之修之被圍既久母常悲
憂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時今
如此兒必沒矣魏果以其日尅滑臺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謂曰觀
爲雲中鎮將妻以宗室女修之

君無停意何不告我以實義不相負修之深嘉其義而不告也及太武伐馮弘修之及同沒人那懷明並從又有徐卓者亦沒魏復欲率南人竊發事泄見誅修之懷明曜禍同奔馮弘不見禮停一年會宋使至修之名位素顯傳詔見便拜彼國敬傳詔呼爲天子邊人見傳詔致敬乃始禮之時魏屢伐黃龍弘遣使求救修之乃使傳詔說而遣之泛海未至東萊舶柂折風猛海師慮向海北垂長索舫乃正海師視上有飛鳥知去岸不遠須臾至東萊及至以爲黃門侍郎孝武初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修之政在寬簡士庶悅附及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修之舉兵雍土時饑修之偽與之同既而遣使陳情於孝武孝武嘉之以爲荊州刺史加都督義宣乃聞修之不同更以魯秀爲雍州刺史擊襄陽修之命斷馬鞍山道秀不得前乃退修之率衆向江陵竺超巳執義宣修之至於獄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修之立身清約百城貶贈一無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弛有餘皆受得輒與佐史賭之未嘗入巳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而儉刻無潤薄於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修之貴爲刺史未曾供贍往姊家姊爲設菜羹麤飯以激之修之曰此是貧家好食進之致飽先是新野庾彥達爲益州刺史攜姊之鎮資給供奉中分秩祿西土稱焉修之後拜左戶尚書領軍將軍至建業奔牛墜車折脚辭尚書徙崇憲太僕仍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脚疾不堪獨行見特給扶侍卒謚貞侯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守縣竺侯以從叔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仍爲新興雁門太守其自序云爾祖牢仕慕容氏爲上谷太守隨慕容德居清州父秀早卒玄謨幼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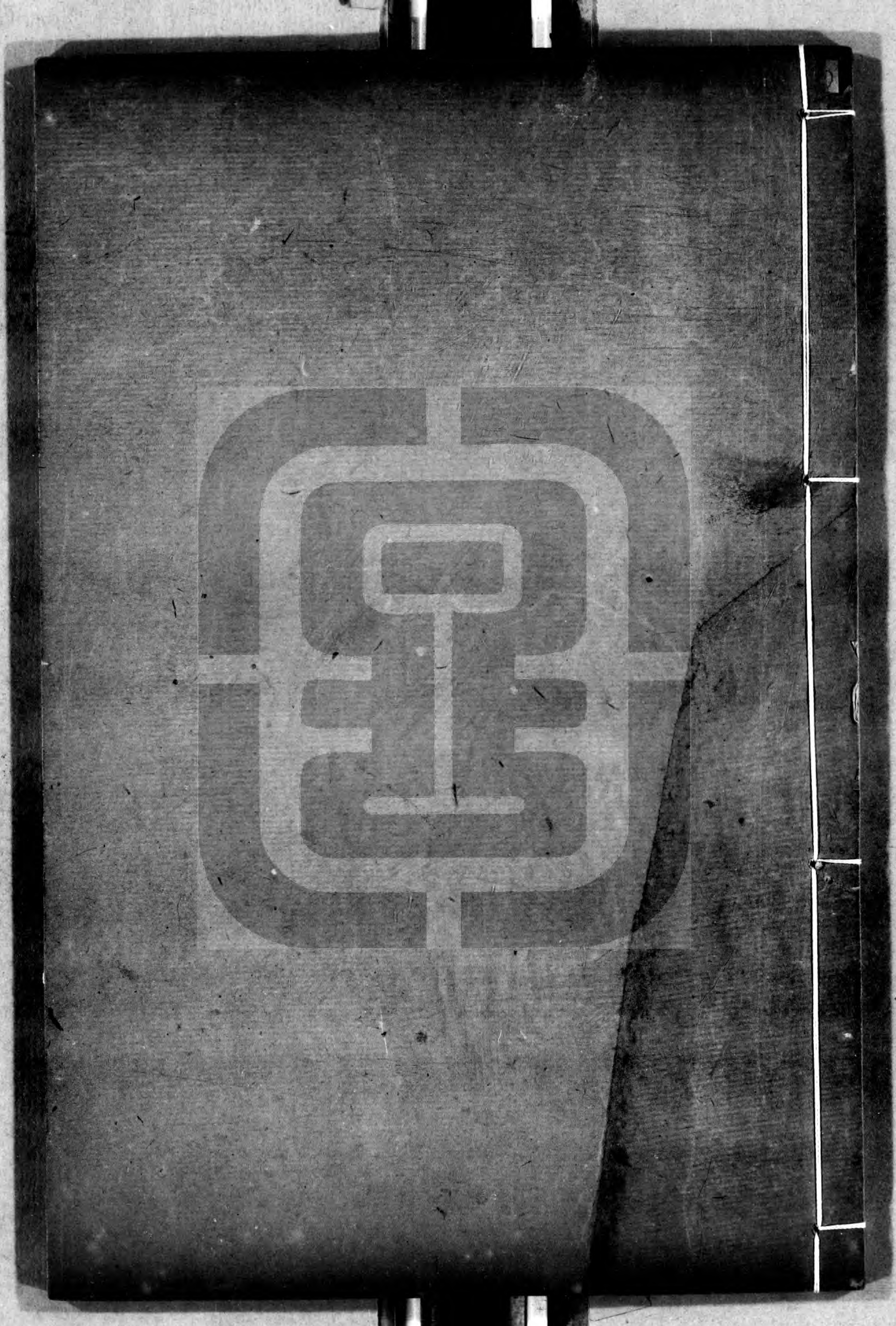
不羣世父難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
宋武帝臨徐州辟爲從事史與語異之少帝末謝晦爲荆州請爲
南蠻行參軍武寧太守晦敗以非大帥見原元嘉中補長沙王義
欣鎮軍中兵參軍領汝陰太守每陳北侵之規上謂殷景仁曰聞
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後爲興安侯義賞輔國司馬彭
城太守義賞薨玄謨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政
乃以孝武出鎮及大舉北侵以玄謨爲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
國將軍蕭斌節度軍至碻磝玄謨進向滑臺圍城二百餘日魏太
武自來救之衆號百萬鼓譟動天地玄謨之行也衆力不少器械
精嚴而專伏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内多茅屋衆求以火箭燒
之玄謨曰損亡實不聽城中即撤壞之空地爲窟室及魏救將
至衆請發車爲營又不從將士並懷離怨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
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大軍還塵下散亡略盡蕭斌
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僧猛虎在道塵下散亡略盡蕭斌
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初玄謨始將見殺數人皆因誦觀
世音子徧則免玄謨營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殺誦之且得千
徧明日將刑誦之不輟怒傳唱停刑遣代守碻磝江夏王義恭爲
征討都督以碻磝沙城不可守召令還爲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
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敗爲成臂
上金創將非金印之徵邪元凶弑立以玄謨爲冀州刺史孝武伐
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等將兵赴義事平除徐州刺史加都
督及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朝廷假玄謨輔國將軍爲
前鋒南討拜豫州刺史質尋至大破之加都督封曲江縣侯中軍
司馬劉冲之白孝武言玄謨在梁山與義宣通謀檢雖無實上意

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謨没匿所得賊寶物虛張戰簿與徐州刺史垣護之並免官尋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諸僑寓玄謨上言所統僑郡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宜加并合見許乃省并郡縣自此便之百姓當時不願屬籍其年玄謨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内莫不嗟怨人間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爲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雍土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並發兵欲討玄謨玄謨令内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啟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時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又答曰玄謨啟明白之日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爲笑想足以申卿眉頭耳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申故以此見戲後爲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又領北選孝武狎侮羣臣名有稱目多須者謂之羊短長肥瘦皆有比擬顏師伯麴鹵號之曰齒彫劉秀之儉悋常呼爲老慳黃門侍郎宗靈秀軀體肥壯拜起艱難每一集會輒於坐賜靈秀器服飲食前後相係欲其占謝傾踣以爲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勳叔獻像送其家聽事柳元景垣護之雖並北人而玄謨獨受老僑之目凡諸稱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嘗爲玄謨作四時詩曰荁茹供春膳粟漿充夏飧瓜醬調秋菜白醯解冬寒又寵一皂爵奴子名白主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玄謨尋遷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土災儉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賑之孝武崩與羣公俱被顧命時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尚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誅顏師伯柳元景等狂悖滋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稱疾玄謨曰避難苟免既乖事君之節且吾荷先朝厚恩彌不得遵巡及至屢表諫諍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

元之意少帝大怒明帝即位禮遇益崇時四方反叛玄謨領水軍前鋒南討以腳疾未差聽乘輿出入尋除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休仁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筒袖鎧頃之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將軍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薨年八十二謚曰莊公子深早卒深子績嗣深弟寬泰始初爲隨郡太守逢四方反叛玄謨在建鄴寬棄郡自歸以母在西爲賊所執請元年爲太常坐於宅殺牛免官後卒於光祿大夫

寬弟瞻字明遠一字叔鸞貞氣傲俗好臧裁人物仕宋爲王府參軍嘗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彥節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齊豫章王嶷少時早與瞻友瞻常候嶷高論辭武帝時在大牀寢瞻謂嶷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興嶷言次忽問王景文兄揩賢愚何如殷道矜瞻曰卿遂復言他人兄邪武帝笑稱嶷小名多王汝兄愚邪得忽來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談武帝銜之未嘗形色後歷黃門侍郎及齊建元初瞻爲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武帝知之召入東宮仍遣付廷尉殺之命左右啟高帝曰父辱子死王瞻歡朝廷臣輒已收之高帝曰此何足計及聞瞻已死乃默無言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發冢地無完槨人間垣內有小冢實上施平床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亡或以告玄象便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鏡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質若生臥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體有玉釧破冢者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玄謨時爲徐州刺史以事上聞玄象坐免郡

玄載字彦休玄謨從弟也父薤東莞太守玄載仕宋位益州刺史沈攸之難玄載起義送誠於齊高帝封鄂縣子齊建元元年爲左戶尚書永明四年位克州刺史齊高帝之鎭淮陰爲宋明玄載弟玄邈字彦遠仕宋位青州刺史齊高帝之鎭淮陰爲宋明帝所疑乃北勒魏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房叔安進曰夫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故懷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玄邈意乃定仍使叔安使建鄴發高帝謀高帝於路執之并求玄邈表叔安答曰寡君使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問前伯玉勸殺之高帝曰物各爲主無所責也玄邈罷州還高帝途中要之玄邈嚴軍直過還都啟宋明帝稱高帝有異謀高帝不恨也昇明中高帝引爲驃騎司馬太山太守玄邈甚懼高帝待之如初再遷西陽梁南蔡二州刺史封河陽縣侯兄弟同時爲方伯齊建元二年命孝烏奴作亂梁部玄邈使人僞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昇明中高帝引爲驃騎司馬太山太守玄邈甚懼高帝待之如初再遷西陽梁南蔡二州刺史封河陽縣侯兄弟同時爲方伯齊建元二年命孝烏奴作亂梁部玄邈使人僞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已去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奇兵破之高帝曰玄邈果不負我延興元年爲中護軍明帝使玄邈往江州征晉安王子懋玄邈苦辭不行及遣王廣之往廣陵取安樂王子敬玄邈不得已奉旨建武中卒於護軍贈雍州刺史謚壯侯叔安字子仁清河人高帝即位懷其忠正時爲益州司馬寧蜀太守就拜前將軍方用爲梁州會病卒帝歎曰叔安節義古人中求之耳恨不至方伯而終長子瑜亦有義行永明中爲州中從事

論曰自晉室播遷來宅揚越關邊遙阻汧隴遐荒區甸分其內外山河判其表裏桓溫一代英人志移晉鼎自非兵屈霸上戰帥枋

頭則光宅之運中年允集宋武帝屈起布衣非藉人譽一旦驅率烏合奄興霸緒功雖有餘而德猶未洽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故須外積武功以收人望及金墉請吏元勳既立心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跨功桓氏取高昔人方復觀兵崤渭陳師天峻及靈威薄震重關自闢故知英算所包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推鋒直指前無彊陣爲宋方叔其壯矣乎朱齡石超石毛修之傅弘之等以歸衆難固之情逸英勇乘機之運以至顛陷爲不幸矣修之滑臺之守有啖勒之難荷誠節在焉所在爲重其取榮大國豈徒然哉終假道首丘之義也玄謨封狼之心雖簡帝念然天方相魏人豈能支宋氏以三吳之弱卒當八州之勁勇欲以逸勝不亦難乎處處亡師固其宜也觀夫慶之言可謂達於時變膽傲很不悔卒至亡軀然卉武救恨魚服匹夫懼矣玄邈行已之度有士君子之風乎